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十二

史部

宋史卷三百八十四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四十三

陳康伯 梁克家 汪澈 葉義問

蔣芾 葉顥 葉衡

陳康伯字長卿信之弋陽人父亨仲提舉江東常平康伯幼有學行宣和三年中上舍丙科累遷太學正丁內

艱貴溪盜將及其鄉康伯起義丁逆擊俘其渠魁邑得
全建炎末為勅令刪定官預脩紹興勅令尋通判衢州
攝郡事盜發白馬原康伯督州兵濟王師進討克之除
太常博士改提舉江東常平茶鹽高宗進蹕建康康伯
以職事過闕得對因請擇將上開納紹興八年除樞密
院大計議官累遷戶部司勳郎中康伯與秦檜太學有
舊檜當國康伯在郎省五年泊然無求不偷合十三年
始遷軍器監借吏部尚書使金至汴將晡不供餉閉戶

臥勿問入夜館人扣戶謝不敏亦不對後因金使至詔
康伯館伴端午賜扇帕與論拜受禮言者以生事論罷
知泉州海盜間作朝廷遣劉寶成閩逐捕康伯以上意
招懷盜多出降籍為兵久之不逞者陰倡亂康伯訊得
實論殺之州以無事秩滿三奉祠垂十年檜死起知漢
州將出峽召對除吏部侍郎康伯首請節用寬民凡州
縣取民無藝許監司互察臺諫彈劾尋兼禮戶部乞約
歲用會所入儲什之一二備水旱奏上議竟不決兼刑

部前此有司希檜意興大獄康伯平讞直寃士大夫存
歿多賴之除吏部尚書宰臣擬用權尚書出命高宗顧
曰朕且大用何權為尋拜參知政事自孫道夫使北還
已聞金以買馬非約為言朝廷特特和康伯與同知樞
密院事王綸白發其端綸使還乃言和好無他康伯持
初論不變九月以通政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例賜銀絹康伯固辭減半又辭兼史院上嘗
謂其靜重明敏一語不妄發真宰相也又命與湯思退

輔政事勿憚商論惟其當而已康伯言大臣事當盡公
若依阿植黨此鄙夫患失者臣非惟不敢亦素不能高
宗嘆其長者普安郡王居潛藩高宗一日謂康伯當以
使相封真王今宜冠以屬籍於是詔以為皇子封建王
實三十年二月也明年三月拜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
五月金遣使賀天申節出嫚言求淮漢地指取將相大
臣且以淵聖凶問至康伯主禮部侍郎黃中之論持斬
哀三年先是葉義問賀允中使還言金必敗盟康伯請

早為之備建四策一增劉錡荆南軍以重上流二分畫
兩淮地命諸將結民社各保其境三劉實獨當淮東將
驕卒少不可倚四沿江諸郡脩城積糧以固內地至是
召三衙帥及楊存中至都堂議舉兵又請侍從臺諫集
議康伯傳上旨曰今日更不問和與守直問戰當如何
時上意雅欲視師內侍省都知張去為陰沮用兵且陳
退避策中外妄傳幸閩蜀人情洶洶右相朱倬無一語
同知樞密院事周麟之受命聘金憚不欲行康伯獨以

為已任奏曰金敵敗盟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
聖意堅決則將士之意自倍願分三衙禁旅助襄漢待
其先發應之康伯勉周麟之以國事麟之語侵康伯康
伯曰使某不為宰相當自行大臣與國存亡雖死安避
麟之竟以辭行罷尋貶責殿中侍御史陳俊卿言當用
張浚且乞斬張去為以作士氣康伯以浚卿振職奏權
兵部侍郎九月金犯廬州王權敗歸中外震駭朝臣有
遣家豫避者康伯獨具舟迎家入浙且下令臨安諸城

門扃鑰率遲常時人恃以安敵迫江上召楊存中至內
殿議之因命就康伯議康伯延之入解衣置酒上聞之
已自寬翌日入奏曰聞有勸陛下幸越趨閩者審爾大
事去矣盍靜以待之一日忽降手詔如敵未退散百官
康伯焚之而後奏曰百官散主勢孤矣上意既堅請下
詔親征以葉義問督江淮軍虞允文參謀軍事上初命
朱倬為都督倬辭乃命義問允文尋敗敵於采石金主
亮為其臣下所斃而還方亮之犯江國人即立葛王褒

三十二年始遣高忠建來告登位議授書禮康伯以誼折之於是報書始用敵國禮高宗倦勤有與子意康伯密贊大議乞先正名俾天下咸知聖意遂草立太子詔以進及行內禪禮以康伯奉冊孝宗即位命兼樞密使進封信國公禮遇殊渥但呼丞相而不名康伯自建康扈從回即以病祈去位不允明年改元隆興請益堅遂以太保觀文殿大學士福國公判信州上慰勞甚勤且曰有宣召慎勿辭宰執即府餞別百官班送都門外已

又辭郡丐外祠除醴泉觀使二年八月起判紹興府且令赴闕奏事復辭未幾召陪郊祀時北兵再犯淮甸人情驚駭皆望康伯復相上出手札遣使即家居召之未出里門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平章事兼樞密使進封魯國公親故謂康伯實病宜辭康伯曰不然吾大臣也今國家危當興疾就道幸上哀而歸之爾道聞邊遽兼程以進至闕下詔子安節壻文好謙掖以見減拜賜坐間日一會朝許肩輿至殿門仍給扶非大事不署敵師

退尋以目疾免朝謁卧家旬餘一奏事乾道元年正月
上辛有事南郊康伯起陪祠已即丐歸章屢上不許一
日出殿門喘劇輿至第薨年六十有九贈太師諡文恭
擇日臨奠子偉節固辭乃止命工部侍郎何備護喪歸
二子偉節除直祕閣安節賜同進士出身五辭不受上
手札批諭寄留省中以成其美康伯薨給還之慶元初
配享孝宗廟庭改諡文正

梁克家字叔子泉州晉江人幼聰敏絕人書過目成誦

紹興三十年廷試第一授平江簽判時金主亮死衆皆
言可乘機進取克家移書陳俊卿謂敵雖退吾兵力未
振不量力而動將有後悔俊卿歸以白丞相陳康伯歎
其遠慮召為祕書省正字遷著作佐郎時災異數見克
家奏宜下詔求言從之令侍從臺諫卿監郎官館職疏
闕失克家條六事一正心術二立紀綱三救風俗四謹
威柄五定廟算六結人心其論定廟算謂今邊議不過
三說曰將兵財語甚切直累遷中書舍人使金金以中

朝進士第一敬待之即館宴射連數十發中的金人來
賀慶會節克家請令金使入朝由南門百官由北門從
者毋輒至殿門外以肅朝儀詔定為令郊祀有雷震之
變克家復條六事遷給事中凡三年遇事不可必執奏
無隱嘗奏陛下欲用實才不喜空言空言固無益然以
空言為懲則諫爭之路遂塞願有以開導之上欣納因
命條具風俗之弊克家列四條曰欺罔苟且循默奔競
上手筆獎諭乾道五年二月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

院事明年參知政事又明年兼知院事初修金好金索
所獲俘啟釁未已克家請築楚州城環舟師于外邊賴
以安在政府與虞允文可否相濟不苟同皇太子初立
克家請選置官屬增講讀員遂以王十朋陳良翰為詹
事中外稱得人允文主恢復朝臣多迎合克家密諫數
不合力丐去上曰兵終不可用乎克家奏用兵以財用
為先今用度不足何以集事上改容曰朕將思之詰朝
上面諭曰朕終夜思卿言至當毋庸去八年詔更定僕

射為左右丞相拜克家為右丞相兼樞密使一日上謂
宰執曰近過德壽宮太上頤養愈勝天顏悅懌朕退不
勝喜克家奏堯未得舜以為已憂既得舜固宜甚樂允
文奏堯獨高五帝之壽以此上曰然允文既罷相克家
獨秉政雖近戚權倖不少假借而外濟以和張說入樞
府公議不與寢命俄復用說怒士夫不附已謀中傷之
克家悉力調護善類賴之議金使朝見授書儀時欲移
文對境以正其禮克家議不合遂求去以觀文殿大學

士知建康府陞辭上以治效為問克家勸上無求奇功
既而三省密院卒移牒泗州敵不從遣泛使來舉朝震
駭後二年湯邦彥坐使事貶天下益服克家謀國之忠
淳熙八年起知福州在鎮有治績趙雄奏欲令再任降
旨仍知福州召除醴泉觀使九年九月拜右丞相封儀
國公逾月而疾十三年命以內祠兼侍讀賜第在所存
問不絕十四年六月薨年六十手書遺奏上為之垂涕
贈少師諡文靖初唱第時孝宗由建邸入侍愛其風度

峻整及登政府眷寵尤渥為文渾厚明白自成一家辭命尤溫雅多行于世

汪澈字明遠自新安徙居饒州浮梁第進士教授衡州沅州用万俟卨薦為祕書正字校書郎輪對乞令帥臣監司侍從臺諫各舉將帥高宗善之行其言除監察御史進殿中侍御史特賜鞍馬時和議歲久邊防浸弛澈陳養民養兵自治豫備之說累數千言顯仁皇后攢宮訖役議者欲廣四隅士庶墳在二十里內皆當遷命澈

按視還奏昭慈徽宗顯肅懿節四陵舊占百步已數十
年今日何為是紛紛漢長樂未央宮夾櫟里疾墓未嘗
遷國朝宮陵儀制在封堠界內不許開故合祔願遷
出者聽其意深矣高宗大悟悉如舊葉義問使金還頗
知犯邊謀澈言不素備事至倉卒靖康之變可鑑今將
驕卒情宜加蒐閱使有鬪心文武職事務選實才不限
資格除侍御史左相湯思退不協人望澈同殿中侍御
史陳俊卿劾罷又論鎮江大將劉寶十罪詔奪節予祠

三十一年上元前一夕風雷雨雪交作澈言春秋魯隱公時大雷震電繼以雨雪孔子以八日之間再有大變謹而書之今一夕間二異交至此陰盛之證殆為金人今荆襄無統督江海之備禦因陳修攘十二事殿帥楊存中久握兵權內結閹寺王十朋陳俊卿等繼論其罪高宗欲存護使去澈與俊卿同具奏存中始罷會金使高景山來求釁端澈言天下之勢彊弱無定形在吾所以用之陛下屈已和厚遺金繒彼輒出惡言以撼吾

國願陛下赫然睿斷益兵嚴備布告中外將見上下一
心其氣百倍矣除御史中丞尋遣馬帥成閔以所部三
萬人屯京襄以澈為湖北京西宣諭使詔凡吏能否民
利病悉以聞過九江王炎見澈論邊事辟為屬偕至襄
陽撫諸軍鄂帥田師中老而怯立奏易之時欲置襄守
荆南澈奏襄陽地重為荆楚門戶不可棄敵將劉蕡擁
衆十萬揚聲欲取荆南又欲分軍自光黃擣武昌朝廷
以敵昔由此入江南令吳拱嚴護武昌津渡拱將引兵

回鄂澈聞之馳書止拱而自發鄂之餘兵戍黃州俾拱
留襄敵騎奄至樊城拱大戰漢水上敵衆敗走時唐鄧
陳蔡汝潁相次歸職方未幾金主亮死澈乞出兵淮甸
與荆襄軍夾擊其歸師未報而金新主罷兵請和召澈
入為參知政事與宰相陳康伯同贊內禪孝宗即位銳
意恢復首用張浚使江淮澈以參豫督軍荆襄將分道
進討趙撙守唐王宣守鄧招皇甫侔於蔡襄漢沃壤荆
棘彌望澈請因古長渠築堰募閒民汰冗卒雜耕為度

三十八屯給種與牛授廬舍歲可登穀七十餘萬斛民
償種私其餘官以錢市之功緒略就隆興元年入奏還
武昌而張浚尅期大舉詔澈出師應之澈以議不合乞
令浚併領荆襄諫議大夫王大寶論澈無制勝策皇甫
倜以忠義結山砦扼敵要衝澈不能節制坐視孤軍墮
敵計趙撙以千五百人救方城敗散五百餘人澈漫不
加省乞罷黜澈亦請祠除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大
寶疏再上落職仍祠祿明年知建康府尋除樞密使在

位二年以觀文殿學士奉洞霄祠尋知鄂州兼安撫使

孝宗訪邊事澈奏向者我有唐鄧為藩籬又皇甫侔控扼陳蔡敵不敢窺襄既失兩郡侔復內徙敵屯新野相距百里爾臣令趙搏王宣築城儲糧分備要害有以待敵至於機會之來難以豫料孝宗善之時議廢江州軍澈言不可知寧國府改福州福建安撫使復請祠尋致仕卒年六十三贈金紫光祿大夫諡莊敏澈為殿中日薦陳俊卿王十朋陳之茂為臺官高宗曰名士也次第

用之矣在樞府孝宗密訪人材薦百有十八人常奏言
臣起寒遠所以報國惟無私不欺爾其自奉清約雖貴
猶布衣時有文集二十卷奏議十二卷

葉義問字審言嚴州壽昌人建炎初登進士第調臨安
府司理參軍范宗尹為相義問與沈長卿等疏其姦為
饒州教授攝郡歲旱以便宜發常平米振民提刑黃敦
書劾之詔勿問前樞密徐俯門僧犯罪義問繩以法俯
嘗舉義問怒甚乃袖薦書還之知江寧縣召秦檜所親

役同僚不可義問曰釋是則何以服他人卒役之通判
江州豫章守張宗元忤檜或中以飛語事下漕臣張常
先宗元道九江常先檄義問拘其舟義問投檄曰吾寧
得罪不為不祥常先白檜罷去檜死湯思退薦之上記
其嘗言范宗尹召至言臺諫廢置在人主檜親黨宜盡
罷逐以言得罪者宜叙復擢殿中侍御史樞密湯鵬舉
效檜所為植其黨周方崇李庚置籍臺諫鉏異已者義
問累章劾鵬舉有一檜死一檜生之語并方崇等皆罷

之又言凡擇將遇一闕令樞密院具三名取上旨則軍政盡出掌握遷侍御史朱樸沈虛中奉祠里居義問劾其附秦檜皆移居郊祀赦義問言頃歲附會告訐者不應例移放從之遷吏部侍郎兼史館修撰尋兼侍讀拜同知樞密院事上聞金有犯邊意遣義問奉使覘之還奏彼造舟船備器械其用心必有所在宜屯駐沿海要害備之金主亮果南侵命視師義問素不習軍旅會劉錡捷書至讀之至金人又添生兵顧吏曰生兵何物耶

聞者掩口至鎮江聞瓜洲官軍與敵相持大失措乃役民掘沙溝植木枝為鹿角禦敵一夕潮生沙溝平木枝盡去會建康留守張燾遣人告急義問乃遵陸云往建康催發軍市人皆媒罵之又聞敵據瓜洲采石兵甚衆復欲還鎮江諸軍喧沸曰不可回矣回則有不測遂趨建康已而金主亮被弑師退義問還朝力請退遂罷隆興元年中丞辛次膺論義問頃護諸將幾敗事且以官私其親謫饒州乾道元年詔自便六年卒年七十三

蔣芾字子禮常州宜興人之奇曾孫紹興二十一年進

士第二人孝宗即位累遷起居郎兼直學士院時宦者

梁珂事上潛邸撓權尹穡論珂與祠芾繳奏罷之簽書

樞密院事首奏加意邊防又奏拔將才行伍間識其姓

名一旦披籍可立取具又料簡歸正人仍以北人將之

或令深入山東或令自荆襄深入除權參知政事同知

國用事芾奏方今財最費於養兵藝祖取天下不過十

五萬人紹興初外有大敵內有巨寇然兵數亦不若今

日之多近見陳敏勇汰三千人戚方汰四千人然多是有官人與以外任請券錢添借給如故是減於內而添於外何益又招兵耗蠹愈甚臣考覈在內諸軍每月逃亡事故常不下四百人若權停招兵一年有半俟財用稍足招丁壯不惟省費又得精兵上悟一日因進呈邊報上顧芾曰將來都督非卿不可芾奏臣未嘗經歷兵間又奏方今錢穀不足兵士不練將帥與臣不相識願陛下更審思其人南郊禮畢宰相葉顥魏杞罷芾採衆

論參已見為壽邊志上之明年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兼樞密使會母疾卒詔起復拜左僕射帝力辭
有密旨欲今歲大舉手詔廷臣議或主和或主恢復使
帝決之帝奏天時人事未至拂上意服闋除觀文殿大
學士知紹興府提舉洞霄宮尋以言者論落職建昌軍
居住期年有旨自便再提舉洞霄宮卒帝始以言邊事
結上知不十年間致相位終以不能任兵事受責豈優
於論議而劣於事功歟

葉顥字子昂興化軍僊遊人登紹興元年進士第為廣州南海縣主簿攝尉盜發州檄巡尉同捕巡檢獲盜十餘人歸其勞於顥顥曰掠美欺君倖賞三者皆罪不忍為也帥曾開大善之知信州貴溪縣時詔行經界郡議以上中下三等定田稅顥請分為九等守從之令信之六邑以貴溪為式知紹興府上虞縣凡繇役令民自推貨力甲乙不以付吏民欣然皆以實應催租各書其數與民約使自持戶租至庭親視其入咸便之帥曹泳令

今歲夏租先期送什之八顥請少紓其期詠怒及麥大
熟民輸租反為諸邑最詠大喜許薦于朝顥固辭賀正
中薦顥靜退遂召見顥論國讎未復中原之民日企鑾
輿之返其語剴切高宗嘉納除將作監簿知處州青田
令陳光獻羨餘百萬顥以所獻充所賦湯思退之兄居
處州家奴屠酤犯禁一繩以法思退不悅屬常州逋緝
錢四十萬守坐免移顥知常州金犯邊高宗視師建康
道毗陵顥賜對舟次因言恢復莫先於將相故相張浚

久謫無恙是天留以相陛下也顯初至郡無旬月儲未
一年餘緡錢二十萬或勸獻羨顯曰名羨餘非重征則
橫歛是民之膏血也以利易賞心實耻之召為尚書郎
除右司詔求直言顯上疏謂陛下以手足之至親付州
郡之重寄是利一人害一方也人稱其直除吏部侍郎
復權尚書時七司弊事未去上疏言選部所以為弊乃
與郎官編七司條例為一書上嘉之令刻板頒示除端
明殿學士拜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武臣梁俊彥

請稅沙田蘆場帝以問顥對曰沙田乃江濱地田隨沙漲而出沒不常蘆場則臣未之詳也且辛巳軍興蘆場田租並復今沙田不勝其擾上曰誠如卿言顥至中書召俊彥切責之曰汝言利求進萬一為國生事斬汝不足以及塞責俊彥皇恐汗下是日詔沙田蘆場並罷御史林安宅請兩淮行鐵錢顥力言不可安宅不能平既入樞府乃上章攻顥云顥之子受宣州富人周良臣錢百萬得監鎮江大軍倉御史王伯庠亦論之顥乞下吏辯

明乃以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上下其事臨安府時
王炎知臨安上令炎親鞫置對無秋毫跡獄奏上以安
宅伯庠風聞失實並免所居官仍貶安宅筠州召顯赴
闕入見上勞之曰卿之清德自是愈光矣除知樞密院
事未拜進尚書左僕射兼樞密使顯首薦汪應辰王十
朋陳良翰周操陳之茂芮晬林光朝等可備執政侍從
臺諫上嘉納又言自古明君用人使賢使愚使姦使盜
惟去恭甚上曰固然虞有禹臯亦有共驩周有旦奭亦

有管蔡在用不用顓曰誠如聖訓但今日在朝雖未見有共驩管蔡然有竊弄威福者臣不敢隱上問為誰顓以龍大淵對語在陳俊卿傳上以國用未裕詔宰相兼國用使參政同知國用事顓乃言今日費財養兵為甚兵多則有冗卒虛籍無事則費財有事則不可用雖曰汰之旋即招之欲足國用當嚴於汰緩於招可也孔子曰節用而愛人蓋節用則愛人之政自行於其間若欲生財祇費民財爾上曰此至言也上曰建康劉源嘗賂

近習朕欲遣王抃廉其姦顯曰臣恐廉者甚於姦者乃止乾道三年冬至上親郊而雷顯引漢故事上印綬提舉太平興國宮歸至家不疾而薨年六十八以觀文殿學士致仕贈特進諡正簡顯為人簡易清介與物若無忤至處大事毅然不可奪友人高登嘗上書譏切時相名捕甚急顯與同邸擿令逸去登曰不為君累乎顯曰以獲罪固所願也即為具舟舟移乃去自初仕至宰相服食僮妾田宅不改其舊

葉衡字夢錫婺州金華人紹興十八年進士第調福州
寧德簿攝尉以獲鹽寇改秩知臨安府於潛縣戶版積
弊富民多隱漏貧弱困於倍輸衡定為九等自五以下
除其籍而均其額於上之四等貧者頓蘇徵科為期限
榜縣門俾里正諭民不遣一吏而賦自足歲災蝗不入
境治為諸邑最郡以政績聞即召對上曰聞卿作縣有
法遣還任擢知常州時水潦為災衡發倉為糜以食飢
者或言常平不可輕發衡曰儲蓄正備緩急可視民飢

而不救耶疫大作衡單騎命醫藥自隨徧問疾苦活者甚衆檄晉陵丞李孟堅攝無錫縣有政聲衡薦于上即除知秀州上之信其言如此除太府少卿合肥瀕湖有圩田四十里衡奏募民以耕歲可得穀數十萬蠲租稅二三年後阡陌成做營田官私各收其半從之除戶部侍郎時鹽課大虧衡奏年來課入不增私販害之也宜自煮鹽之地為之制司火之起伏稽竈之多寡亭戶本錢以時給之鹽之委積以時收之擇廉能吏察之私販

自絕矣仍命措置官三人淮南於通州浙東於明州浙西於秀州丁母憂起復知廬州未行除樞密都承旨奏馬政之弊宜命統制一員各領馬若干匹歲終計其數為殿最李廌應賢良方正對策近許直入第四等衡奏陛下赦其狂而取其忠足以顯容諫之盛乃賜廌制科出身有言江淮兵籍偽濫詔衡按視賜以袍帶鞍馬弓矢且命衡措置民兵咸稱得治兵之要訖事赴闕上御便殿閱武士召衡預觀賜酒灑宸翰賜之知荆南成都

建康府除戶部尚書除簽書樞密院事拜參知政事衡
奏二事一牧守將帥必擇材以稱其職必久任以盡其
材二令戶部取湖廣會子實數盡以京會立限易之從
之拜右丞相兼樞密使上銳意恢復凡將帥器械山川
防守悉經思慮奏對畢從容賜坐講論機密或不時召
對時會子浸患折閱手詔賜衡曰會子雖曰流通終未
盡愜人意目即流使有二千二百餘萬今用上下庫黃
金白金銅錢九百萬內藏庫五百萬并蜀中錢物七百

萬盡易會子之數專命卿措置日近而辦卿真宰相才也一日上曲宴宰執於凝碧上曰自三代而下至于漢唐治日常少亂日常多何也衡奏聖君不常有周八百年稱極治成康而已上曰朕觀無逸篇見周公為成王歷言商周之君享國長遠真萬世龜鑑衡奏願陛下常以無逸為龜鑑社稷之福上又言朝廷所用止論其如何不可有黨如唐牛李之黨相攻四十年緣主聽不明至此文宗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朕常笑之

衡奏文宗優游不斷故有此語陛下英明聖武誠非難
事御寶實封令與臨安府寶思永改合入官衡奏選人
改官非奏對稱旨則用考舉磨勘一旦特旨與之非陛
下愛惜人才之意上亟收前命上諭執政選使求河南
衡奏司諫湯拜彥有口辨宜使金邦彥請對問所以遣
既知薦出於衡恨衡擠已聞衡對客有訕上語奏之上
大怒即日罷相責授安德軍節度副使郴州安置邦彥
使還果辱命上震怒竄之嶺南詔衡自便復官與祠年

六十有二薨贈資政殿學士衡負才足智理兵事甚悉
由小官不十年至宰相進用之驟人謂出於曾覲云

論曰陳康伯以經濟自任臨事明斷梁克家才優識遠
盡忠至若汪澈之論事忠懇薦達人才葉義問直
色掃除秦檜餘黨然不長於兵臨敵失措豈優議
論而劣事功者歟葉顥清儉正直而衡才智有餘蓋亦
一時之選云

宋史卷三百八十四

總校官庶吉士
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
臣郭寅
謄錄監生
臣馬嗣全

總校官庶吉士

臣

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

臣

郭寅

謄錄監生

臣

馬嗣全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史部

宋史卷三百八十五
六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祿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十三

史部

宋史卷三百八十五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傳第一百四十四

葛邲 錢端禮 魏杞 周葵

施師點 蕭燧 龔茂良

葛邲字楚輔其先居丹陽後徙吳興世以儒學名家高祖密至邲五世登科第大父勝仲至邲三世掌詞命邲

少警敏葉夢得陳與義一見稱為國器以蔭授建康府上元丞會金人犯江上元當敵衝調度百出邨不擾而辦留守張浚王綸皆器重之登進士第蕭之敏為御史薦其才除國子博士輪對論州縣受納及鬻爵之弊孝宗獎諭曰觀所奏知卿材除著作郎兼學士院權直除正言首疏言盈虛之理隱於未然治亂之分生於所忽宜專以畏天愛民為先又論征權歲增之害如輦下都稅務紹興間所趣茶鹽歲以一千三百萬緡為額乾道

六年後增至二千四百萬緡成都府一務初額四萬八千緡今至四十餘萬緡通四川酒額遂至五百餘萬緡民力重困至若租稅有定數而暗耗日增折帛益多民安得不窮乎願明詔有司茶鹽酒稅比原額已增至一倍者毋更立新額官吏不增賞庶少蘇疲甿上特召復令條陳邲以六事對皆切中時病除侍御史論救荒三事累遷中書舍人歲旱詔求初政得失邲應詔大略謂虞允文制國用南庫之積日以厚戶部之入日以削故

近年以來常有不足之憂罷兵以來諸將皆以賂得升其勢必至於掊刻取償宜精其選遷給事中張巖以說之子除知閤裴良琮以顯仁之姪女夫落階官邲皆繳奏廣西議更鹽法邲言鈔法之行漕臣嘗給羣商沒入其貲楮弊行之二廣民必疑慮且有後悔除刑部尚書邲為東宮僚屬八年孝宗書安遇字以賜又出梅花詩命邲屬和眷遇甚渥光宗受禪除參知政事邲勸上專法孝宗正風俗節財用振士氣執中道恤民力選將帥

收人才擇監司明法令手疏歷言之上嘉納除知樞密院事紹熙四年拜左丞相專守祖宗法度薦進人物博采公論惟恐其不聞之未期年除觀文殿大學士知建康府改隆興請祠寧宗即位邲上疏言今日之事莫先於脩身齊家結人心定規模判紹興府簡稽期會錢穀刑獄必親或謂大臣均佚有體邲曰崇大體而簡細務吾不為也嘗曰十二時中莫欺自己其實踐如此改判福州道行感疾除少保致仕薨年六十六贈少師諡文

定配饗光宗廟庭有文集二百卷詞業五十卷

錢端禮字處和臨安府臨安人父沉潼川軍節度使端
禮以恩補官紹興間通判明州加直祕閣累遷右文殿
修撰仕外服有聲高宗材之知臨安府御史中丞汪澈
論版曹闕官當遴選權戶部侍郎兼樞密都丞旨端禮
嘗建明用楮為幣於是專委經畫分為六務出納皆有
法幾月易錢數百萬孝宗銳意恢復詔張浚出師會符
離稍失利湯思退遂倡和議端禮奏有用兵之名無用

兵之實賈怨生事無益於國思退大喜奏除戶部侍郎

未幾兼吏部端禮與戶部尚書韓仲通同對論經費奏
所入有限兵食日增更有調發不易支吾上云須恢復
中原財賦自足仲通奏恢復未可必且經度日前所用
端禮奏仲通言是乞采納思退與張浚議和戰不決浚
方主戰上意甚鄉之思退詭求去端禮請對乞留又奏
兵者凶器願以符離之潰為戒早決國是為社稷至計
於是思退復留命浚行邊還戍兵罷招納以端禮充淮

東宣諭使王之望使淮西端禮入奏兩淮名曰備守守未必備名曰治兵兵未必精有用兵不勝僥倖行險輕躁出師大喪師徒者必勝之說果如此皆誤國甚明端禮既以是詆浚右正言尹穡亦劾浚罷都督自此議論歸一矣端禮至淮還極言守備疎略恐召金兵宜早定和議遂除吏部侍郎再往淮上驛疏言遣使發兵當並行使以盡其禮兵以防其變不必待金書至而後遣使書中或有見脅之語不若先遣以釋其疑於計為得上

雲端禮所奏未是思退傳旨撤海泗二州戍兵語在思
退傳金帥布薩忠義分兵入上意中悔令思退都督江
淮軍馬端禮試兵部尚書參贊軍事思退畏怯不行端
禮赴闕上曰前後廷臣議論獨卿不變兼戶部尚書俄
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上嘗問
欲遣楊由義持金帥書而辭行甚力誰可遣端禮請以
王朴行俾與金帥議許割商秦地歸彼俘人惟叛亡者
不與餘誓目略同紹興世為叔姪之國減銀絹五萬易

歲貢為歲幣及扈還上見書金皆聽許端禮贊上如其式報之謀國當思遠圖如與之和則我得休息以修內治若為忿兵未見其可扈遂行謀報北軍已回端禮以和議既定乞降詔除參知政事兼權知樞密院事時久不置相端禮以首參閱相位甚急皇長子鄧王夫人端禮女也殿中侍御史唐堯封論端禮帝姻不可任執政不報遷太常少卿館閣士相與上疏排端禮皆坐絀刑部侍郎王第陰附端禮建為國是之說以助其勢吏部

侍郎陳俊卿抗疏力詆其罪且謂本朝無以戚屬為相此懼不可為子孫法逮進讀寶訓適及外戚因言祖宗家法外戚不與政最有深意陛下所宜守上納其言端禮憾之出俊卿知建寧府鄧王夫人生子太上甚喜先兩月恭王夫人李氏亦生子於是恭王府直講王淮白端禮云恭王夫人子是為皇長嫡孫端禮不懌翌日奏嫡庶具載禮經講官當以正論輔導不應為此邪說遂指淮傾邪不正與外任鄧王立為太子端禮引嫌除資

政殿大學士提舉德壽宮兼侍讀改提舉洞霄宮起知
寧國府移紹興進觀文殿學士端禮籍人財產至六十
萬緡有詣闕陳訴者上聞之與舊祠侍御史范仲芑劾
端禮貪暴不悛降職一等淳熙四年八月復元職薨贈
銀青光祿大夫後諡忠肅孫象祖嘉定元年為左丞相
自有傳

魏杞字南夫壽春人祖蔭入官紹興十二年登進士第
知宣州涇縣從臣錢端禮薦其才召對擢太府寺主簿

進丞端禮宣諭淮東杞以考功員外郎為參議官遷宗
正少卿湯思退建和議命杞為金通問使孝宗面諭今
遣使一正名二退師三減歲幣四不發歸附人杞條上
十七事擬問對上隨事畫可陞辭奏曰臣若將指出彊
其敢不勉萬一無厭願速加兵上善之行次盱眙金所
遣大將布薩忠義赫舍哩志寧等方擁兵闚淮遣權泗
州趙房長問所以來意求觀國書杞曰書御封也見主
當廷授房長馳白僕散忠義疑國書不如式又求割商

秦地及歸正人且欲歲幣二十萬杞以聞上命盡依初
式再易國書歲幣亦如其數忠義以未如所欲遂與志
寧分兵犯山陽戰不利驍將魏勝死之上怒金反覆詔
以禮物犒督府師杞奏金若從約而金繒不具豈不瘠
國體格事機乎乃以禮物行至燕見金主褒具言天子
神聖才傑奮起人人有敵愾意北朝用兵能保必勝乎
和則兩國享其福戰則將士蒙其利昔人論之甚悉金
君臣環聽拱竦館伴張恭愈以國書稱大宋脅去大字

杞拒之卒正敵國禮損歲幣五萬不發歸正人北還上
慰藉甚渥守起居舍人遷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進參
知政事右僕射兼樞密使時方借職田助邊降人蕭札
巴賜淮南田意不愜以職田請杞言圭祖食功養廉借
之尚可奪之不可上是其言杞以使金不辱命繇庶官
一歲至相位上銳意恢復杞左右其論會郊祀冬雷用
漢制災異策免守左諫議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六年授觀文殿學士知平江府諫官王希呂論杞貪墨

奪職後以端明殿學士奉祠告老復資政殿大學士淳熙十一年十一月薨贈特進嘉泰中諡文節

周葵字立義常州宜興人少力學自鄉校移籍京師兩學傳誦其文宣和六年擢進士甲科調徽州推官高宗移蹕臨安諸軍交馳境上葵與判官攝郡事應變敏速千里帖然教授臨安府未上吏部侍郎陳與義密薦之召試館職將試復引對高宗曰從班多說卿端正除監察御史徙殿中侍御史在職僅兩月言事至三十章且

歷條所行不當事凡二十條指宰相不任責高宗變色
曰趙鼎張浚肯任事須假之權奈何遽以小事形迹之
蔡曰陛下即位已相十許人其初皆極意委之卒以公
議不容而去大臣亦無固志假如陛下有過尚望大臣
盡忠豈大臣有過而言者一指乃便為形迹使彼過而
不改罪戾日深非所以保全之也高宗改容曰此論甚
奇張浚議北伐蔡三章力言此存亡之機非獨安危所
係或言蔡沮大計罷為司農少卿以直祕閣知信州未

上鼎罷陳與義執政改湖南提刑以親老易江東皆不
就和議已定被召論為國有道戰則勝守則固和則久
不然三者在人不在我矣除太常少卿時秦檜獨相意
蔡前論事去必憾趙鼎再除殿中侍御史蔡語人曰元
鎮已貶蔡固不言雖門下客亦不及之也內降差除四
人奏言願陛下以仁祖為法大臣以杜衍為法檜始不
樂又論國用軍政士民三弊高宗曰國用當藏之民百
姓足則國用非所患又言薦舉改官之弊宜聽減舉員

詔吏部措置檜所厚權戶部尚書梁汝嘉將特賜出身
除兩府汝嘉聞葵欲劾之謂中書舍人林待聘曰副端
將論君矣待聘乘檜未趨朝亟告之檜即奏為起居郎
葵方待引檜下殿諭閤門曰周葵已得旨除起居郎隔
下八月庚辰也參政李光擬除呂廣問館職檜不許時
有詔從官薦士葵以廣問應初不相知也光既絀葵以
附檜落職主管玉隆觀復置祕閣起知湖州移平江府
時金使絡繹于道葵不為禮轉運李椿年希檜旨劾之

落職主管宗道觀屏居鄉閭憂患頻仍人不能堪葵獨
安之檜死復直祕閣知紹興府過闕權禮部侍郎尋兼
國子祭酒奏科舉所以取士比年主司迎合大臣意取
經傳語可諛者為問目學者競逐時好望詔國學并擇
秋試考官精選通今博古之士置之前列其穿鑿乖謬
者黜之兼權給事中侍御史湯鵬舉言葵以魏良臣薦
躡處侍從呂廣問葵之死黨乞并罷之太學生黃作詹
淵率諸生都堂投牒留葵翌日博士何備等言于朝乞

懲戒詔作淵皆送五百里外州編管葵出知信州隨罷

起知信州引疾改提舉興國宮加直龍圖閣知太平州
水壞圩堤悉繕完凡百二十里傍郡圩皆沒惟當塗歲
熟市河久湮雨暘交病葵下令城中家出一夫官給之
食併力浚導公私便之進集英殿修撰敷文閣待制知
婺州孝宗即位除兵部侍郎兼侍講改同知貢舉兼權
戶部侍郎孝宗數手詔問錢穀出入葵奏陛下勞心庶
政日有咨詢若出人意表今皆微文細故此必有小人

乘間欲售其私不可不察蓋指龍大淵曾覲也孝宗色為動金主亮為其下所斃張浚自督府來朝密言敵失泗州其懼罪者皆欲來歸願遣軍渡淮赴之此恢復之機也葵請對謂不可輕舉累數百言及遣李顯忠邵宏淵取靈壁虹二縣敗績孝宗思其言拜參知政事葵始終守自治之說兼權知樞密院事臺諫交章言議和太速葵與陳康伯湯思退乞令侍從臺諫集議衆益洶洶諸公待罪乞罷不許葵獨留身固請孝宗曰卿何請之

力也曰自預政以來每與宰相論事有以為然而從者
有不得以強從者有絕不肯從者十常四五洎至榻前
陛下又或不然大率十事之中不從者七八安得不愧
於心此臣所以欲去也嘗乞召用侍從臺諫孝宗曰安
得如卿直諫者遂薦李浩龔茂良孝宗皆以為佳士次
第用之太常奏郊牛斃蔡言春秋鼯鼠食牛角免郊況
邊虞未靖請展郊以符天意詔從之虞允文陳康伯相
蔡即求退除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起知泉州告老

加大學士致仕閒居累年不以世故縈心淳熙元年正月薨年七十有七上聞震悼贈正奉大夫後以子升朝累贈太傅葵孝於事親當任子先孤姪其薨也幼子與孫尚未命平生學問不泯傳注作聖傳詩二十篇文集三十卷奏議五卷晚號惟心居士四年有司請諡賜諡曰惠簡

施師點字聖與上饒人十歲通六經十二能文弱冠游太學試每在前列司業高宏稱其文深醇有古風尋授

以學職以舍選奉廷對調福州教授未上丁內艱服除
為臨安府教授乾道元年陳康伯薦賜對言歷年屢下
詔恤民而惠未加浹陛下軫念惟恐一夫失所郡邑搜
求惟恐財賦不集毋惑乎日降絲綸恩不霑被細民既
困於倍輸又困於非法重以歲惡室且垂罄租不如期
積多逋負今明堂肆赦戶自四等以下逋自四年以前
願悉除免上曰非卿不聞此言詔從之八年兼權禮部
侍郎除給事中時太子詹事已除上又特令增員為二

命兼之賜對言比年人物骯髒士氣耗蕩當廣儲人材以待用上曰觀卿所奏公輔器也假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使金致命金廷立班既定相儀者以親王將至命師點退位師點屹立相儀者請數四師點正色曰班立已定尚欲何為不肯少動在廷相顧駭愕知其有守不敢復以為請九年使還有言其事于上者上嘉歎不已及後金使賀正旦至闕問館伴師點今居何官館伴宇文价於班列中指師點以示之金使恍然曰一見正

人令人眼明十年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入奏
控免上曰卿靖重有守識慮深遠朕欲用卿久矣復詔
兼參知政事除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師點嘗同
宰相奏事退復同樞密周必大進呈上曰適一二事卿
等各陳所見甚闕大體前此宰相奏事執政不措辭今
卿等如此深副所望必大奏祖宗時宰執奏事自相可
否或至面相切責退不相銜自秦檜用事執政畏避不
敢言今陛下虛心兼聽若只宰相奏事何用執政為師

點復奏臣敢不竭股肱之力上因諭之曰朕欲天下事
日往來胸中未嘗釋也先是州郡上供或不時以進立
歲終稽考法及是主計臣有喜為督促者乞不待歲終
先期行之畫命已下師點矍然曰此策若行上下逼迫
民不聊生或謂令已出矣師點曰事有為天下病惟恨
更之不速即追寢其議樞密周必大舉手賀師點曰使
天下赤子不被其毒者公之賜也一日入對後殿上曰
朕前飲冰水過多忽暴下幸即平復師點曰自古人君

當無事時快意所為忽其所當戒其後未有不悔者上
深然之十三年辭兼同知樞密院事權提舉國史院權
提舉國朝會要十四年除知樞密院事師點惓惓搜訪
人才手書置夾袋中謂蜀去朝廷遠人才難以自見蜀
士之賢者俾各疏其所知差次其才行文學每有除授
必列陳之十五年春以資政殿大學士知泉州繼除提
舉臨安府洞霄宮紹興二年除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
師點嘗謂諸子曰吾平生仕宦皆任其升沉初未嘗容

心其間不枉道附麗獨人主知之遂至顯用夫人窮達
有命不在巧圖惟忠孝乃吾事也三年得疾薨年六十
九贈金紫光祿大夫有奏議七卷制藁八卷東宮講議
五卷易說四卷史識五卷文集八卷

蕭燧字照鄰臨江軍人高祖固皇祐初為廣西轉運使
知儂智高凶狡條上羈縻之策於樞府不果用智高後
果叛父摠紹興初嘗應制舉燧生而穎異幼能屬文紹
興十八年擢進士高第授平江府觀察推官時秦檜當

國其親黨密告燧秋試必主文漕臺燧詰其故曰丞相
有子就舉欲以屬公燧怒曰初仕敢欺心耶檜懷之既
而被檄秀州至則員溢就院易一員往漕闈秦熈果中
前列秩滿當為學官避檜調靜江府察推而歸燧未第
時夢神人示以文書記其一聯云如火烈烈玉石俱焚
在冬青青松栢不改已而果符前事未幾丁憂三十二
年授靖州教授孝宗初除諸王宮大小學教授輪對論
官當擇人不當為人擇官上喜製用人論賜大臣淳熙

二年累遷至國子司業兼權起居舍人進起居郎先是
察官闕朝論多屬燧以未歷縣遂除左司諫上諭執政
昨除蕭燧若何龔茂良奏燧純實無華正可任言責聞
除目下外議甚允燧首論辨邪正然後可以治上以外
臺耳目多不稱職時宦官甘昇之客胡與可都承旨王
抃之族叔柅皆持節于外有所依憑無善狀燧皆奏罷
之時復議進取上以問燧對曰今賢否雜揉風俗澆淳
兵未強財未裕宜卧薪嘗膽以圖內治若恃小康萌驕

心非臣所知上曰忠言也因勸上正紀綱容直言親君
子遠小人近習有勞可賞以祿不可假以權上皆嘉納
擢右諫議大夫入謝上曰卿議論鯁切不求名譽糾正
姦邪不恤仇怨五年同知貢舉有旨下江東西湖南北
帥司招軍燧言所募多市井年少利藹賚往往捕農民
以應數取細民以充軍乞嚴戒諸郡庶得丁壯以為用
從之夔帥李景享貪虐參政趙雄庇之臺臣謝廓然不
敢論燧獨奏罷之雄果營救復命還任燧再論并及雄

雄密奏燧誤聽景享仇人之言遂下臨安府捕恭州士人鍾京等置之獄坐以罪景享復依舊職燧乃自劾詔以風聞不許竟力求去徙刑部侍郎不拜固請補外出知嚴州吏部尚書鄭丙侍郎李椿上疏留之上亦尋悔嚴地狹財匱始至官鋸不滿二千燧儉以足用二年之間積至十五萬以其羨補積逋諸邑皆寬先是宣和庚子方臘盜起甲子一周人人憂懼會遂安令朶土兵廩給羣言恟恟燧急易令且呼卒長告戒悉畏服城中惡

少羣擾市燧密籍姓名湜補軍額人以按堵上方斬職
名非功不予詔燧治郡有勞除敷文閣待制移知婺州
父老遮道幾不得行送出境者以千數婺與嚴鄰人熟
知條教不勞而治歲旱浙西常平司請移粟于嚴燧謂
東西異路不當與然安忍於舊治坐視為請諸朝發太
倉米振之八年召還言江浙再歲水旱願下詔求言仍
令諸司通融郡縣財賦毋但督迫除吏部右選侍郎旋
兼國子祭酒九年為樞密都承旨近例承旨以知閣門

官兼或怙寵招權上思復用儒臣故命燧以龍圖閣待制為之燧言債帥之風未殄羣臣多迎合獻諛強辨干譽宜察其虛實上稱善除權刑部尚書充金使館伴十年兼權吏部尚書上言廣西諸郡民身丁錢之弊兼侍講升侍讀言命令不可數易憲章不可數改初官不許恩例免試今或竟令注授既却羨餘之數今反以出剩為名諸路錄大辟長吏當親詰若死囚數多宜如漢制殿最以聞事多施行慶典需澤丁錢減半亦自燧發之

高宗山陵充按行使除參知政事尋充永思陵禮儀使
權監修國史日歷十六年權知樞密院以年及自陳上
留之不可除資政殿學士與郡復請閒提舉臨安府洞
霄宮紹熙四年卒年七十七諡正肅孝宗每稱其全護
善類誠實不欺手書二十八將傳以賜子達登淳熙十
四年進士第唱名第四孝宗曰達才氣甚佳父子高科
殊可喜達累官至太常

龔茂良字實之興化軍人紹興八年進士第為南安簿

邵武司法父母喪哀號擗踊鄰不忍聞調泉州察推以
廉勤稱改宣教郎以同知樞密院事黃祖舜薦召試館
職除祕書省正字累遷吏部郎官張浚視師江淮茂良
言本朝禦敵景德之勝本於能斷靖康之禍在於致疑
願仰法景德之斷勿為靖康之疑除監察御史江浙大
水詔陳闕失茂良疏曰水至陰也其占為女寵為嬖佞
為小人專制崇觀政和小人道長內則儉腐竊弄外則
姦回充斥於是京城大水以至金人犯闕今進退一人

施行一事命由中出人心譁然指為此輩臣願先去腹
心之疾然後政事闕失可次第言矣內侍梁珂曾覲龍
大淵皆用事故茂良及之遷右正言會內侍李珂沒贈
節度諡靖恭茂良諫曰中興名相如趙鼎勲臣如韓世
忠皆未有諡如朝廷舉行亦足少慰忠義之心今施於
珂為可惜竟寢其諡嘗論大淵覲姦回至是又極言之
曰今積陰弗解淫雨益甚熒惑入斗正當吳分天意若
有所怒而未釋二人害政甚珂百倍上諭以皆潛邸舊

非他近習比且俱有文學敢諫爭未嘗預外事翌日再
疏言唐德宗謂李泌人言盧杞姦邪朕獨不知何耶泌
曰此其所以為姦邪也今大淵覲所為行道之人能言
之而陛下更頌其賢此臣所以深憂疏入不報即家居
待罪章再上除太常少卿五辭不拜除直祕閣知建寧
府自以不為羣小所容請祠不允上後知二人之姦既
逐于外起茂良廣東提刑就知信州即番山之址建學
又置番禺南海縣學既成釋奠行鄉飲酒以落之城東

舊有廣惠庵中原衣冠沒於南者葬之歲久廢茂良訪
故地更建海會浮圖散寄暴露者皆拵藏無遺召對崇
政殿左丞相陳俊卿欲留之右相虞允文不樂會俊卿
亦罷除直顯謨閣江西運判兼知隆興府上以江西連
歲大旱知茂良精忠以一路荒政付之茂良戒郡縣免
積稅上戶止索逋發廩振贍以右文殿修撰再任疫癘
大作命醫治療全活數百萬進待制敷文閣賞其救荒
之功召對奏潢池弄兵之盜即南畝負耒之民今諸郡

荒田極多願詔監司守臣條陳募人從便請耕民有餘粟
雖驅之為寇亦不從矣除禮部侍郎上亟用茂良手詔
問國朝典故有自從官徑除執政例明日即拜參知政
事奏事賜坐上顧葉衡及茂良曰兩參政皆公議所與
衡等起謝上從容曰自今諸事毋循私若鄉曲親戚且
未須援引朕每存公道設有誤卿等宜力爭君臣之間
不可事形迹茂良曰大臣以道事君遇有不可自當啟
沃豈容迹見於外請詔有司判定七司法淮南旱茂良

奏取封樁米十四萬委漕帥振濟或謂救荒常平事今
遽取封樁米毋乃不可茂良以為淮南咫尺敵境民久
未復業飢寒所逼萬一嘯聚患害立見寧能計此米乎
他日上獎諭曰淮南旱荒民無飢色卿之力也湖州守
奏通判不法得旨下帥臣體訪通判茂良鄉人也同列
密以省吏付棘寺推鞠欲及茂良奏事退同列留身出
獄案進上茂良不知也上厲聲曰參政決無此茂良遜
謝不復辯葉衡罷上命茂良以首參行相事慶壽禮行

中外覲恩茂良慨然歎曰此當以身任怨不敢愛身以
弊天下若自一命以上覃轉不知月添給奉與來歲郊
恩奏補幾何將何以給宣諭獎用廉退茂良奏朱熹操
行耿介屢召不起宜蒙錄用除祕書郎羣小乘間讒毀
未幾手詔付茂良謂虛名之士恐壞朝廷熹迄不至錢
良臣侵盜大軍錢糧累數十萬茂良奏其事手詔令具
析俄召良臣赴闕駁駁柄用其後茂良之貶良臣與有
力焉茂良之以首參行相事也踰再歲上亦不置相因

諭茂良史官近奏三台星不明蓋實艱其選耳淳熙四年正月召史浩於四明茂良亦覺眷哀因疾力求去上曰朕以經筵召史浩卿不須疑時曾覲欲以大資祿其孫茂良以文武官各隨本色蔭補格法繳進覲因茂良入堂道間俾直省官賈光祖等當道不避街司叱之曰參政能幾時茂良奏臣固不足道所惜者朝廷大體上諭覲往謝茂良正色曰參知政事者朝廷參知政事也覲慙退上諭茂良先遣人於覲衝替而後施行茂良批

旨取賈光祖輩下臨安府撻之手詔宣問施行太遽茂
良待罪上使人宣諭委曲令繳進手詔且謂卿去雖得
美名置朕何地茂良即奉詔謝廓然賜出身除殿中侍
御史廓然附曾覲者也中書舍人林光輔繳奏不書黃
遂補外茂良力求去上諭曰朕極知卿不敢忘欲保全
卿去俟議恢復卿當再來是日除職與郡令內殿奏事
乃手疏恢復六事上曰卿五年不說恢復何故今日及
此退朝甚怒曰福建子不可信如此謝廓然因劾之乃

落職放罷尋又論茂良擅權不公矯傳上旨輒斷賈光
祖等罪遂責降安置英州父子卒于貶所覲與廓然死
後茂良家投匭訟冤遂復通奉大夫周必大獨相進呈
復職上曰茂良本無罪遂復資政殿學士謚莊敏茂良
平生不喜言兵去國之日乃言恢復事或謂覲密令人
誅之云若論恢復必再留茂良信之廓然論茂良亦以
此為罪茂良沒數年朱熹從其子得副本讀之則事雖
恢復而其意乃極論不可輕舉猶平生素論也深為之

歎息云

論曰葛邲在相位雖不久而能守法度進人才其處已也則以不欺為本錢端禮以戚屬為相周葵晚雖不附秦檜而與龔茂良皆主和議若乃魏杞奉使知尊國體施師點之靖重有守蕭燧忠實敢言仕於紹興之間可謂不幸矣

宋史卷三百八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十四

史部

宋史卷三百八十六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四十五

劉珙 王藺

黃祖舜

王大寶

金安節

王剛中 李彥穎 范成大

劉珙字共父子羽長子也生有奇質從季父子輩學以
蔭補承務郎登進士乙科監紹興府都稅務請祠歸杜

門力學不急仕進主管西外睦宗院召除諸王宮大小

學教授遷禮部郎官秦檜欲追謚其父召禮官會問珙

不至檜怒風言者逐之檜死召為大宗正丞遷吏部員

外郎置令式庭中使選集者得自繙閱與吏辨吏無得

藏其巧兼權秘書少監兼權中書舍人金犯邊王師北

向詔檄多出其手詞氣激烈聞者泣下御史杜莘老劾

宦者張去為忤旨左遷珙不草制莘老得不去從幸建

康兼直學士院車駕將還軍務未有所付時張浚留守

建康衆望屬之及詔出以楊存中為江淮宣撫使珙不
書錄黃仍論其不可上怒謂宰相曰劉珙父為浚所知
此特為浚地耳命再下宰相召珙諭旨且曰再繳則累
張公珙曰某為國家計豈暇為張公謀執奏如初存中
命乃寢真除中書舍人直學士院田師中死其家請以
没入王繼先第為賜李珂關通近習求為督府掾詔從
中下珙皆論罷之出知泉州改衡州湖南旱郴州宜章
縣李金為亂朝廷憂之以珙知潭州湖南安撫使入境

聲言發郡縣兵討擊而移書制使沈介請以便宜出師
曰擅興之罪吾自當之介即遣田寶楊欽以兵至珙知
其暑行疲怠發夫數程外迎之代其負任至則攜賜過
望軍士感奮珙知欽可用檄諸軍皆受節制下令募賊
徒相捕斬詣吏者除罪受賞欽與寶連戰破賊追至莽
山賊黨曹彥黃珙執李金以降支黨竄匿者尚衆珙諭
欽等却兵聽其自降賊相率納兵給據歸田里第上諸
將功狀有差上賜璽書曰近世書生但務清談經綸實

才蓋未之見朕以是每有東晉之憂今卿既誅羣盜而
功狀詳實諸將優劣破賊先後歷歷可觀宜益勉副朕
意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言於上曰世儒多病漢
高帝不悅學輕儒生臣以為高帝所不悅特腐儒俗學
耳使當時有以二帝三王之學告之知其必敬信功烈
不止此因陳聖王之學所以明理正心為萬事之綱上
亟稱善拜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辭不獲因進言曰汪
應辰陳良翰張栻學行才能皆臣所不逮而栻窮探聖

微曉暢軍務曩幸破賊棧謀為多願亟召用上可其奏
兼參知政事奏除福建鈔鹽歲額二萬萬罷江西和糴
及廣西折米鹽錢及蠲諸路累年逋負金錢穀帛巨億
計上嘗以久旱齋居禱雨一夕而應珙進言曰陛下誠
心感格其應如響天人相與之際真不容髮隱微纖芥
之失其應豈不亦猶是乎臣願益謹其獨上竦然稱善
龍大淵曾覲既被逐未幾大淵死上憐覲欲還之珙言
二人之去天下方仰威斷此曹奴隸耳厚賜之可也若

引以自近使與聞機事進退人才非所以光德業振紀綱命遂止殿前指揮使王琪被旨按視兩淮城壁還密薦和州教授劉甄夫上諭執政召之琪請曰此人名位微何自知之上以琪告琪退坐堂上追琪至詰其故授牘使對琪恐請後不敢乃叱使責戒勵狀而去會揚州奏琪檄郡增築新城琪遂奏罷琪語在陳俊卿傳琪時爭之尤力殿中皆驚以故獨罷為端明殿學士奉外祠陳俊卿言琪正直有才肯任怨臣所不及願留之詔改

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入辭猶以六事為獻上曰卿雖去國不忘忠言材美非他人所及行召卿矣至鎮首蠲稅務新額及罷苗倉大斛屬邑奉新有復出租稅窮民不能輸相率逃去反失正稅并奏除之除資政殿學士知荆南府湖北安撫使以繼母憂去起復同知樞密院事荆襄安撫使珙六上奏懇辭引經據禮詞甚切最後言曰三年通喪三代未之有改漢儒乃有金革無避之說已為先王罪人今邊陲幸無犬吠之驚臣乃欲冒金

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不亦又為漢儒之罪人乎服闋
再除知潭州湖南安撫使過闕入見極論時事言甚切
至上再三加勞進資政殿大學士以行安南貢象所過
發夫除道毀屋廬數十州騷然珙奏曰象之用於郊祀
不見於經驅而遠之則有若周公之典且使吾中國之
疲民困於遠夷之野獸豈仁聖之所為哉湖北茶盜數
千人入境疆吏以告珙曰此非必死之寇緩之則散而
求生急之則聚而致死揭榜諭以自新聲言兵且至令

屬州縣具數千人食盜果散去其存者無幾珙乃遣兵戒曰來毋亟戰去毋窮追不去者擊之耳盜意益緩於是一戰敗之盡擒以歸誅首惡數十餘隸軍籍淳熙二年移知建康府江東安撫使行宮留守會水且旱首奏蠲夏稅錢六十萬緡秋苗米十六萬六千斛禁止上流稅米過糴得商人米三百萬斛貸諸司錢合三萬遣官糴米上江得十四萬九千斛藉主客戶高下給米有差又運米村落置場平價振糴貸者不敢償起是年九月

盡明年四月闔境數十萬人無一人捐瘠流徙者進觀

文殿學士屬疾請致仕孝宗遣中使以醫來疾革草遺
奏言恭顯任文近習用事之戒今以腹心耳目寄之此
曹朝綱以素士氣以索民心以離咎皆在此陳俊卿忠
良確實可以任重致遠張栻學問醇正可以拾遺補闕
願亟召用之既又手書訣栻與朱熹其言皆以未能為
國報雪讐恥為恨薨年五十七贈光祿大夫謚忠肅珙
精明果斷居家孝喪繼母卓氏年已逾五十盡哀致毀

內外功總之戚必素服以終月數喜受盡言事有小失
下吏言之立改臨數鎮民愛之若父母聞訃有罷市巷
哭相與祠之者

王藺字謙仲廬江人乾道五年擢進士第為信州上饒
簿鄂州教授四川宣撫司幹辦公事除武學諭孝宗幸
學藺迎法駕立道周上目而異之命小黃門問知姓名
由是簡記遷樞密院編脩官輪對奏五事讀未竟上喜
見顏色明日諭輔臣曰王藺敢言宜加獎擢除宗正丞

尋出守舒州陸辭奏疏數條皆極言時事之未得其正者上曰卿議論峭直尋出手詔王藺鯁直敢言除監察御史一日上袖出幅紙賜之曰此覽陸贄奏議所陳深切今日之政恐有如德宗之弊者可思朕之闕失條陳來上藺即對曰德宗之失在於自用遂非疑天下士退即上疏陳德宗之弊并及时政闕失上嘉納之遷起居舍人言朝廷除授失當臺諫不悉舉職給舍始廢繳駁內官醫官藥官賜予之多遷轉之易可不思警懼而正

之乎上竦然曰非卿言朕皆不聞磊磊落落惟卿一人

除禮部侍郎兼吏部嘗因手詔謀選監司欲得剛正如

卿者可舉數人即奏舉潘時鄭矯林大中等八人乞擢

用會以母憂去服除召還為禮部尚書進叅知政事光

宗即位遷知樞密院事兼叅政拜樞密使光宗精厲初

政藺亦不存形迹除目或自中出未愜人心者輒留之

納諸御坐或議建皇后家廟力爭以為不可因應詔上

疏願陛下先定聖志條列八事疏入不報中丞何澹論

之以罷去起帥閩易鎮蜀皆不就後領祠帥江陵寧宗
即位改帥湖南臺臣論罷歸里奉祠七年薨闡盡言無
隱然嫉惡太甚同列多忌之竟以不合去有奏議傳于
世

黃祖舜福州福清人登進士第累任至軍器監丞入對
言縣令付銓曹專用資格曷若委郡守汰其尤無良者
上然之權守尚書屯田員外郎徙吏部員外郎出通判
泉州將行言抱道懷德之士不應試干祿老於韋布乞

自科舉後有學行脩明孝友純篤者縣薦之州州延之庠序以表率多士其卓行尤異者州以名聞是亦鄉舉里選之意下其奏禮部遂留為倉部郎中遷右司郎中權刑部侍郎兼詳定敕令司兼侍講進論語講義上命金安節校勘安節言其書詞義明粹乃令國子監板行薦李寶勇足以冠軍智足以料敵詔以寶為帶御器械兼權給事中張浚薨其家奏留使臣五十餘人理資任祖舜言武臣守闕者數年今素食無代坐進崇秩曷以

勸功乞為之限制遂詔勲臣家兵校留五之一戶部奏以官田授汰去使臣祖舜言使臣汰者一千六百餘人臨安官田僅為畝一千一百計其請而給田則不過數十人事不行保義郎梁舜弼漢弼邦彥養孫也並閤門祇候祖舜言閤門不可以恩澤補遷知池州劉堯仁升右文殿修撰知新州韓彥直升秘閣修撰祖舜言修撰本以待文學不可倖得故資政殿學士楊愿家乞遺表恩祖舜言愿陰濟秦檜中傷善類皆寢其命秦熈卒贈

太傅祖舜言熺預其父檜謀議今不宜贈帝傳之秩追奪之遷同知樞密院事金主亮犯淮劉汜敗王權走上將誅權以厲其餘祖舜言權罪當誅汜不容貸劉錡有大功聞其病已殆權汜誅錡必媿忿以死是國家一敗兵而殺三將得無快於敵乎上嘉納薨于官謚莊定王大寶字元龜其先繇溫陵徙潮州政和間貢辟雍建炎初廷試第二授南雄州教授以祿不逮養移病而歸閱數年差監登聞鼓院主管台州崇道觀復累年趙鼎

謫潮大寶日從講論語喟歎曰吾居此平時所薦無一
至者君獨肯從吾游過人遠矣知連州張浚亦謫居命
其子栻與講學時趙張客貶斥無虛日人為累息大寶
獨泰然浚奉不時得大寶以經制錢給之浚曰如累君
何大寶不為變代還言連英循惠新恩六州居民纔數
百非懋遷之地月輸免行錢宜蠲減高宗謂大臣曰守
臣上殿令陳民事遂得知田里疾苦所陳五六得一可
行其利亦不細矣乃命廣西諸司具減數聞知袁州進

詩書易解上謂執政曰大寶留意經術其書甚可采可
與內除執政擬國子司業上喜曰適合朕意時經筵闕
官遂除國子司業兼崇政殿說書奏江南諸州有月椿
錢無定名數吏緣為姦刻剥民又有折帛錢方南渡兵
興物價翔貴令下戶折納務以優之今市帛匹四千而
令輸六千盍委監司覈月椿為定制減折帛惠小民詔
戶部詳其奏直敷文閣知温州提點福建刑獄道臨漳
有峻嶺曰蔡岡藂薄蔽翳山石犖确盜乘間剽刼大寶

以囊金三十萬募民挾數甃道十餘里行者便之提點
廣東刑獄孝宗即位除禮部侍郎大寶言古致治之君
先明國是而行之以果斷自軍興以來曰征曰和浮議
靡定太上傳丕基於陛下四方日俟恢復國論未定衆
志未孚願陛下果斷則無不濟擢右諫議大夫首論朱
倬沈該之罪皆行其言汪澈督師荆襄大寶劾其不能
節制坐視方城之敗疏再上澈落職謫台州大寶嘗論
及移蹕上曰吾欲亟行大寶奏今日之勢殆未可願少

寬歲月張浚復起為都督大寶力贊其議符離失律群
言洶洶大寶言危疑之際非果斷持重何以息橫議未
幾湯思退議罷督府力請講和大寶奏謂今國事莫大
於恢復莫讐於金敵莫難於攻守莫審於用人宰相以
財計乏軍儲虛符離師潰名額不除意在覈軍籍減月
給臣恐不惟邊鄙之憂而患起蕭牆矣章三上除兵部
侍郎胡銓為起居郎奏曰近日王十朋王大寶相繼引
去非國之福上曰十朋力自引去朕留之不能得大寶

論湯思退太早令為兵部侍郎豈容復聽其去未幾以
敷文閣直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他日銓奏事上復諭
之曰大寶留之經筵亦固求去勢不兩立銓奏自古臺
諫論宰相多矣若謂勢不兩立則論宰相者皆當去大
寶尋請致仕督府既罷撤邊防棄四州金復犯邊詔思
退都督軍馬辭不行上震怒竄思退中外以大寶前言
不用為恨乾道元年落致仕召為禮部尚書入對言理
財之道當務本抑末右正言程叔達奏大寶乞復免行

錢非是以舊職提舉太平興國宮中書舍人閻安中欲留其行叔達并劾之詔大寶致仕尋卒年七十七

金安節字彥亨歙州休寧人資穎悟日記千言博洽經史尤精於易宣和六年繇太學擢進士第調洪州新建縣主簿紹興初范宗尹引為刪定官入對言司馬光以財用乏請用宰相領總計使宜以為法除司農丞又遷殿中侍御史韓世忠子彥直直秘閣安節言崇觀以來因父兄秉政而得貼職近制皆在討論今彥直復因父

任而授是自廢法也不報任申先除待制致仕安節劾其忿戾乞追奪秦檜兄梓知台州安節劾其附麗梁師成梓遂罷檜銜之未幾丁母憂去遂不出檜死起知嚴州除浙西提刑入為大理卿首言治民之道先德後刑今守令慮不及遠簿書期會賦稅輸納窮日力辦之而無卓然以教化為務者願申飭守令俾無專事法律苟可以贊教化必力行之時獲偽造鹽引者大臣欲置之死安節力爭以為事已十餘年且自首無死法因得減

等兩浙漕屬王悅道鞠仁和令楊績獄不實事下大理
安節并逮悅道悅道幸醫王繼先子也屢因人求免安
節不從遷宗正少卿為金使施宜生賀正安節館伴屬
顯仁皇后喪服黑帶宜生曰使人以賀禮來迓使安得
服黑帶安節辭難再四宜生屈服遷禮部侍郎明年再
充送伴使至楚州副使耶律翼奪巡檢王松馬不得鞭
笞之安節遣人責翼詞色俱厲朝廷恐生事坐削兩秩
葉義問使金金主因言前日奪馬事曲在翼已笞二百

回日可詳奏乃復元官遷禮部侍郎將祠明堂時已聞
欽宗升遐安節言宮廟行禮皆當以大臣攝事從之遷
侍講給事中殿院杜莘老論張去為補外安節言不可
因內侍而去言官上遂留莘老金主亮犯淮從幸建康
亮死安節陳進取招納備守三策而以備守為進取招
納之本上將還臨安命楊存中宣撫江淮荆襄安節言
存中頃以權太盛人言籍籍方解軍政復授茲職非所
以全之又言方今正當大明賞罰乃首用劉寶王權刻

剥庸懦之人何以激勸將士上皆納之楊存中議省江淮州縣安節言廬之合肥和之濡湏皆昔人控扼孔道魏明帝云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析山賊來輒破於三城之下孫權築濡湏塢魏軍累次不克守將如甘寧等常以寡制衆蓋形勢之地攻守百倍豈有昔人得之成功今日有之而反棄之耶且濡湏巢湖之水上接店步下接江口可通漕舟乞擇將經理存中議遂格孝宗嗣位給廷臣筆札陳當世事安節請嚴內降之科

凡內侍省御藥院內東門司冗費一切罷去堂除省歸吏部長官聽辟僚屬以清中書之務文武蔭補各有定制毋令易文資臣僚致仕遺表恩澤不宜奏異姓使得高貲為市上嘗對大臣稱其誠實一日因奏事面勞之曰近不見繳駁有所見但繳駁朕無不聽龍大淵曾覲以潛邸舊恩大淵除樞密都承旨覲帶御器械諫議大夫劉度仍累疏論之隆興改元大淵覲並除知閤門事宰相知安節必以為言使人諷之曰若書行即坐政府

矣安節拒不納封還錄黃時臺諫相繼論列奏入不出
上意未回安節與給事中周必大奏陛下即位臺諫有
所彈劾雖兩府大將欲罷則罷欲貶則貶獨於二臣乃
為遷就諱避臣等若奉明詔則臣等負中外之謗大臣
若不開陳則大臣負中外之責陛下若不俯從則中外
紛紛未止也上怒安節即自劾乞竄上意解命遂寢潛
邸舊人李珂擢編修官安節又奏罷之上諭之曰朕知
卿孤立無黨張浚聞之語人曰金給事真金石人也拜

兵部侍郎金將布薩忠義遺三省樞密院書論和議乃
畫定四事詔群臣議安節謂世稱姪國國號不加大字
及用再拜二字皆不可從海西唐鄧為淮襄屏蔽不可
與必不得已寧少增歲幣欽宗梓宮當迎奉陵寢地必
不肯歸我宜每因遣使恭謁但講好之後當益選將厲
兵以為後圖已而請祠得請中書舍人胡銓繳奏謂安
節太上之舊人而陛下之老成也漢張倉唐張柬之國
朝富弼文彥博皆年八旬尚不聽其去安節膂力未愆

有憂國心豈宜從其引去上遂留之踰年權吏部尚書
兼侍讀自是力請謝事詔以敷文閣學士致仕陛辭上
曰卿且暫歸旦夕召卿矣去之日縉紳相與歎羨以為
中興以來全名高節鮮有其比乾道六年卒年七十七
遺表聞贈通奉大夫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少保安節至
孝居喪有禮與兄相友愛田業悉推與之又以恩奏其
孤子與初筮仕未嘗求薦於人及貴有舉薦不令人知
其除司農丞或語之曰公是命張侍郎致遠為中司時

所薦盍往謝之安節曰彼為朝廷薦人豈私我耶竟不
往薦晁公武龔茂良可臺諫皆稱職二人弗知也與秦
檜忤不出者十八年及再起論事終不屈人以此服之
有文集三十卷奏議表疏周易解

王剛中字時亨饒州樂平人剛中博覽強記紹興十五
年進士第二人任某州推官改左宣義郎故事當召試
秦檜怒其不詣已授洪州教授檜死召見擢祕書省校
書郎遷著作佐郎孝宗為普安郡王剛中兼王府教授

每侍講極陳古今治亂之故君子小人忠佞之辯遷中書舍人言禦敵今日先務敵強則犯邊弱則請盟今勿計敵人之強弱必先自治擇將帥蒐戰士實邊儲備器械國勢富強將良士勇請盟則為漢文帝犯邊則為唐太宗上韙其言會西蜀謀帥上曰無以逾王剛中矣以龍圖閣待制知成都府置制四川御便殿臨遣錫金帶象笏進敷文閣直學士時吳璘累官閬至大帥其下姚仲王彥等亦建節雄一方守帥以文治則玩於柔而號

令不行以武競則窒於暴而下情不通惟剛中檢身以
法示人以禮不立崖塹馭吏恩威並行羽檄紛沓從容
裁決皆中機會敵騎度大散關人情洶洶剛中跨一馬
夜馳二百里起吳璘於帳中責之曰大將與國義同休
戚臨敵安得高枕而卧璘大驚又以蠟書抵張正彥濟
師西師大集金兵敗走方議奏捷剛中倍道馳還謂其
屬李燾曰將帥之功吾何有焉燾喏曰身督戰而功成
不居過人遠矣已乃差擇將士衆所推者上之朝備統

帥選又疏蜀名勝士與募府之賢備部使者州刺史之
佐目使願指內外響應諸汰遣使臣困絕不能自存剛
中以為冒功於少壯之年不可斥棄於既老之後悉召
諸府有善射者復其祿秩以禁軍闕額糧給之其罷瘡
不堪事則給以義倉米成都萬歲池廣袤十里溉三鄉
田歲久淤澁剛中集三鄉夫共疏之累土為防上植榆
柳表以石柱州人指曰王公之甘棠也府學禮殿東漢
興平中建後又建新學遭時多故日就傾圯屬九縣繕

完悉復其舊葺諸葛武侯祠張文定公廟夷黃巢墓表
賢瘴惡以示民有女巫蓄蛇為妖殺蛇黥之孝宗受禪
以宮僚進左朝奉大夫召赴闕以足疾請祠提舉太平
興國宮歸次番陽營圃植竹號竹塢金猊准有旨趣剛
中入見陳戰守之策除禮部尚書直學士院兼給事中
為鹵簿使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進同知院事
剛中曰戰守者實事和議者虛名不可恃虛名害實事
又奏四事開屯田省浮費選將帥汰冗兵居政府屬疾

卒年六十三贈資政殿大學士光祿大夫謚恭簡建炎
間詔階成岷鳳四州刺壯丁為兵衆以為憂剛中建言
五害罷之免符下民歡呼聲震山谷比去蜀父老遮道
有追送數百里者繇布衣至公卿無他嗜好公退惟讀
書著文為樂有易說春秋通義仙源聖紀經史辨漢唐
史要覽天人修應錄東溪集應齋筆錄凡百餘卷
李彥穎字秀叔湖州德清人少端重強記覽金犯浙西
父挾家人逃避彥穎方十歲追不及敵已迫其後能趨

支徑亂流獲濟紹興十八年擢進士第主餘杭簿守曹
泳豪敗酒家業為官監利其貲具彥穎爭之泳怒戒吏
煅煉不得毫髮罪調建德丞改秩時宰知其才將處之
學官或勸使一見彥穎恥自獻調富陽丞御史周操薦
為御史臺主簿金敗盟張浚督師進討上方向浚執政
堅主和陳良翰周操不以為然右正言尹穡陰符執政
薦引同己者轉言和於上前上惑之罷督府良翰操相
繼黜而穡進殿中遷諫議大夫一日穡以和戰守叩彥

穎彥穎曰人所見固不同公既以和議為是曷不明陳於上前以身任之事成歸於公不成奉身而退若欲享其利而不及其害國事將誰倚穢大怒曰自為諫官前後百餘奏曷嘗及一和字而臺簿有是言自是銜彥穎陰排之改國子博士權吏部郎中以父喪去免喪復為吏部兼皇子恭王府直講權右史兼兵部侍郎經筵張栻葛覃言先王正家之道因及時事語激切上意不懌彥穎曰人臣事君豈不能阿諛取容栻所以敢直言

正為聖明在上得盡愛君之誠耳書曰有言逆於汝心
必求諸道上意遽解使臣下皆若此人主應無過立皇
太子兼左諭德首論建置宮僚以為詹事於東宮內外
無所不當省事須白詹事而後行司馬光論皇太子講
讀官有奏疏錄以進上大喜行之皇太子尹臨安兼判
官兼中書舍人張說再登樞筦彥穎論說無寸長去年
驟躋宥府物議沸騰今此命復出中外駭然臣恐六軍
解體人心不服未幾權禮部侍郎兼侍講因言士習委

靡不然則矯激宜擇篤實鯁亮者用之升詹事見上言
皇太子尹臨安已久雖欲更嘗民事然非便宜一意講
學他日以言於上者告太子趣草奏辭尹事三辭乃免
兼吏部侍郎權尚書兼侍讀月食淫雨言甲申歲以淫
雨求言今十年矣中間非無水旱而不聞求言之詔豈
不言多沽激厭之耶比欺蔽成風侍從臺諫猶慎嘿況
其他乎陰沴之興未必不由此時廷臣多以中批斥去
彥穎又言臣下有過宜顯逐之使中外知獲罪之由以

為戒今譖毀潛行斥命中出在廷莫測其故將恐陰邪
得伸善類喪氣非盛世事也除吏部尚書接送金賀正
使還言兩淮兵備城築及裁減接送浮費甚悉上嘉納
焉十二月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二年閏九月
參知政事金使至上遣王忭諭金使稍變受書舊禮儀
久不決彥穎曰須於國體無損而事可濟乃善若如去
年張子顏之行不但無益時左司諫湯邦彥新進冀僥
幸集事自許立節彥穎言邦彥輕脫必誤國他日對便

殿上復語及之彥穎欲進說上色動宰相亟引退遂以
邦彥為申議國信使且命福建造海船起兩淮民兵赴
合肥訓練并詔諸軍飭戎備中外騷然彥穎復言兩淮
州縣去合肥遠者千餘里近亦二三百里令民戶三丁
起其二限三月而罷事未集民先失業矣上作色曰卿
欲盡撤邊備耶彥穎曰今不得已令三百里內家起一
丁詣合肥三百里外就州縣訓習日增給錢米限一月
罷庶不大擾翌日復執奏從之洎邦彥辱命而還彥穎

論其罪貶新州彥穎在東府三歲實攝相事內降繳回甚多內侍白劄籍名造器械并搗師降旨發左藏封樁諸庫錢動億萬計彥穎疏歲中經費以進因言虞允文建此庫以備邊故曰封樁陛下有意恢復苟用之不節徒啓他日妄費失封樁初意上矍然曰卿言是朕失之矣自是絕不支墜馬在告力求去以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勤約有惠政提舉洞霄宮復參知政事病羸艱拜起力辭上曰老者不以筋力為禮孟享禮繁特免卿

諫官論其子毆人至死奉祠醵秩起知婺州禁民屠牛
捐屬縣稅十三萬三千緡復知紹興府進資政殿大學
士再奉祠進觀文殿學士紹興元年致仕家居凡十載
自奉澹約食纔米數合室無姬媵蕭然永日與州縣了
不相聞薨年八十一贈少保謚忠文子沐慶元中與一
時臺諫排趙汝愚善類一空公論醜之

范成大字致能吳郡人紹興二十四年擢進士第授戶
曹監和劑局隆興元年遷正字累遷著作佐郎除吏部

郎官言者論其超躡罷奉祠起知處州陞對論力之所
及者三曰日力曰國力曰民力今盡以虛文耗之上嘉
納處民以爭役囂訟成大為叛義役隨家貧富輸金買
田助當役者甲乙輪第至二十年民便之其後入奏言
及此詔頒其法於諸路處多山田梁天監中詹南二司
馬作通濟堰在松陽遂昌之間激溪水四十里溉田二
十萬畝堰歲久壞成大訪故迹疊石築防置堤閘四十
九所立水則上中下溉灌有序民食其利除禮部員外

郎兼崇政殿說書乾道令以絹計贓估價輕而論罪重
成大奏承平時絹匹不及千錢而估價過倍紹興初年
遞增五分為錢三千足今絹實貴當倍時直上驚曰是
陷民深文遂增為四千而刑輕矣隆興再講和失定受
書之禮上嘗悔之遷成大起居郎假資政殿大學士充
金祈請國信使國書專求陵寢蓋泛使也上面諭受書
事成大乞併載書中不從金迂使者慕成大名至求巾
幘效之至燕山密草奏具言受書式懷之入初進國書

詞氣慷慨金君臣方傾聽成大忽奏曰兩朝既為叔姪而受書禮未稱臣有疏播笏出之金主大駭曰此豈獻書處耶左右以笏標起之成大屹不動必欲書達既而歸館所金主遣伴使宣旨取奏成大之未起也金庭紛然太子欲殺成大越王止之竟得全節而歸除中書舍人初上書崔寔政論賜輔臣成大奏曰御書政論意在飭綱紀振積敝而近日大理議刑遞加一等此非以嚴致平乃酷也上稱為知言張說除簽書樞密院事成大

當制留詞頭七日不下又上疏言之說命竟寢知靜江府廣西窘匱專藉鹽利漕臣盡取之於是屬邑有增價抑配之弊詔復行鈔鹽漕司拘鈔錢均給所部而錢不時至成大入境曰利害有大於此乎奏疏謂能裁抑漕司強取之數以寬郡縣則科抑可禁上從之數年廣州鹽商上書乞復令客販宰相可其說成大出銀錢助之人多以為非下有司議卒不易成大說舊法馬以四尺三寸為限詔加至四寸以上成大謂互市四十年不宜

驟改除敷文閣待制四川制置使疏言吐蕃青羌兩犯
黎州而奴兒結蕃列等尤桀黠輕視中國臣當教閱將
兵外修堡砦仍講明教閱團結之法使人自為戰三者
非財不可上賜度牒錢四十萬緡成大謂西南諸邊黎
為要地增戰兵五千奏置都監路分吐蕃入寇之路十
有八悉築柵分戍奴兒結擾安靜砦發飛山軍千人赴
之料其三日必遁已而果然白水砦將王文才私娶蠻
女常導之寇邊成大重賞檄羣蠻使相疑貳俄禽文才

以獻即斬之蜀北邊舊有義士三萬本民兵也監司郡
守雜役之都統司又俾與大軍更戍成大力呈其不可
詔遵舊法蜀知名士孫松壽年六十餘樊漢廣甫五十
九皆掛冠不仕表其節詔召之皆不起蜀士由是歸心
凡人才可用者悉致幕下用所長不拘小節其傑然者
露章薦之往往顯于朝位至二府召對除權吏部尚書
拜參知政事兩月為言者所論奉祠起知明州奏罷海
物之獻除端明殿學士尋帥金陵會歲旱奏移軍儲米

二十萬振饑民減租米五萬水賊徐五竊發號靜江大將軍捕而戮之以病請閒進資政殿學士再領洞霄宮紹興三年加大學士四年薨成大素有文名尤工於詩上嘗命陳俊卿擇文士掌內制俊卿以成大及張震對自號石湖有石湖集攬轡錄桂海虞衡集行于世

論曰劉珙忠義世家迨屬續以未雪讐恥為深恨王藺犯顏忠諫剛腸嫉惡方趙鼎張浚非罪遠謫朋交絕踪大寶獨從之游逮斥權姦了無顧忌安節距秦檜排淵

覲堅如金石孤立無黨死生禍福曾不一動其心當金
兵犯大散關剛中單騎星馳夜起吳璘一戰却敵成大
致書北庭幾於見殺卒不辱命俱有古大臣風烈孔子
所謂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者歟若祖舜奪楊愿恩
褫秦熹秩誅檜惡於既死彥穎論事激烈披忠蓋直氣
亦可尚已

宋史卷三百八十六

謹案卷三百八十五第二十頁後七行就知信州
按下文番山及番禺南海皆在廣州此信字疑
訛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錄監生臣馬嗣全

謄錄監生臣倪時慶